

中華書局出版
新書
上

鋒鏑情潮

雪中岳著

上



47.5

69

1

锋 镝 情 潮

云中岳 著

右江文艺出版社

〈南宁市河堤路16号〉

华南实业印刷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广西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8

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40000

统一书号：100088 定价：5.45元

锋 镞 情 潮

(上)

右江文艺出版社

前言

台湾、港澳是祖国血肉相连的躯体，他们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，他们积累的经验教训，无一不牵动着十亿同胞的心。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它们至今还处在回归的途程中，但这不但没有减弱、反而更加增强了大陆同胞对海外手足的关怀之情，增强了大陆同胞从各个方面了解台港同胞的愿望。

台港现代文学是台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，是了解台港同胞的情感与心理变化的一个窗口。同时，它为研究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有趣的材料。近几年来，台港文学作品开始被部分地介绍给了大陆的广大读者，大陆的许多文学作品也通过各种渠道在台港等地赢得了读者的心。这种文学的交流，对于增进海峡两岸手足兄弟的相互了解，促进祖国统一事业所具有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，就文学本身的发展而言，这种交流显然也具有的重要意义。唐人先生、白先勇先生、金庸先生、梁羽生先生的作品也开始为大家所注意，唐人、金庸先生都曾回大陆，受到礼遇，梁羽生先生于1984年底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身份，回国参加了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。我们看到，在台湾、香港等地生活并进行创作的作家中，有的运用现代小说的描写手法，表现着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验，体现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。有的人继承和改造传统的文学形式，表现自己已对历史和人生的体会，创造了脍炙人口的新派武侠小说。这些作品，对于文学的创作者和研

究者说来，都是值得一读的料材。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开阔眼界，活跃思路，注意一些新的文学现象，思考一些既有普遍性又各有特点的文学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将选择一些有关的作品作为研究台港现代文学的资料，陆续印出，以飨读者。

一九八五年·七月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情涌情去陷地牢 |
| 第二回 | 为救二妹博三招 |
| 第三回 | 滔天之罪不能饶 |
| 第四回 | 可叹英雄被折腰 |
| 第五回 | 妄弄奸谋逞英豪 |
| 第六回 | 粉友恋情岂能抛 |
| 第七回 | 真假善恶团团绕 |
| 第八回 | 痴情兰时处处糟 |
| 第九回 | 征途时时遇险桥 |
| 第十回 | 娇娃能否寻得到 |
| 第十一回 | 爱情本是无价宝 |
| 第十二回 | 美女个个赛鲜桃 |
| 第十三回 | 乱打胡闹皆轻佻 |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四回 | 商女殉情死不摇 |
| 第十五回 | 金羽无耻加草包 |
| 第十六回 | 彭公几番把命逃 |
| 第十七回 | 历经磨难皆因少 |
| 第十八回 | 合体之情胜钢刀 |
| 第十九回 | 强奸仙子遭残报 |
| 第二十回 | 天涯游子多功劳 |
| 第二十一回 | 艰险红楼不胜描 |
| 第二十二回 | 幽女怨男多因俏 |
| 第二十三回 | 锋镝射残群花道 |
| 第二十四回 | 青城崖上悲情潮 |

第一回 情涌情去陷地牢

八年前，阴风掌冷沛年在围攻林世铭的现场中，遇上这两个怪物，还有百毒真君赵福安，三个怪物曾要用他的同伴尸体印证，要将尸体化完以分胜负。看来，石当家和君珂的尸体定然被老怪物化掉了。

阴风掌跌脚大骂两个老怪物，君珂一死，不仅天涯过客林世铭的下落无法查出，彭胜安的消息更不易找了，第三天下午，来了不少不速之客，那是从湖广星夜赶来的千手如来李宁，和他手下一群荆襄余孽。

千手如来确是李胡子的堂弟，早年纵横天下，杀人如麻，在千军万马中出入自如，猛如龙凶似狮奸似豹。他的剑也是长家伙，三尺六。在武林中，他仅次于三仙双奇。

上次派阴风掌与浊世神龙暗袭彭家村，他因事逗留在后，未克赶上，并非听到了终南隐叟兄弟的夺魄神音而被吓退的。假如他能及时赶来，鹿死谁手还难以逆料。

他率人赶到，阴风掌便将经过一一禀明。假贼秃气得暴跳如雷。狠狠地揍了阴风掌两耳光，臭骂一顿。

阴风掌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最后埋怨自己不行，无法与六大怪物争长短。

银剑白龙在旁，眼见父亲受辱，登时拔剑相斗，要向千手如来叫阵。

岂知千手如来没和他计较，听说他是青城练气士的门人，大喜之下向阴风掌道歉，将带来的一根千年人参赏与银剑白龙服食，并助他行功导气，一夜中助他将罡气的基础提

前完成，更将自己的成名暗器独门手法传给他。

千手如来的“千手”，当然不是指他的手多，而是他的一手五暗器可怕，在同一瞬间，可打出五种暗器。五种暗器是珠、镖、刀、箭、针，轻重不同，大小各异，其中复有淬毒的玩意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当今之世，能逃出他这种手法的人，屈指可数。即使以一种暗器袭击，对方也难以幸全。

千手如来临行，要阴风掌开始找寻天涯过客林世铭，和继续查讯彭胜安的下落，务必斩草除根埋葬了他们。至于黑龙帮的过节，则由他自己去找天玄道长，期能化干戈为玉帛，此事大概不会有枝节，因为他与天玄道长过去曾有交情。

千手如来带着人走了，阴风掌也带人进入江西。江山县城中，只有银剑白龙一个人逗留。他这时的功力比三天前高得太多了。一根千载成形人参，加上千手如来一夜相助，他向前跨进一大步，再上一层楼。

人都走了，他开始想起华山紫凤啦！这些天，他如果不是大事在身，真要发疯了。华山紫凤那丰满娇艳的胴体，在他脑中愈来愈强烈，那夜春风一度，落红片片，她娇啼挣扎的情景，令他毕生难忘。

他要找她，他必须找她。他曾经说过，惟有华山紫凤能配得上他，他确也真心地爱她，日后一龙一凤行道江湖，他们将是武林中天造地设，最令人称羡的一对。

他对她的思念愈来愈强烈，他发誓，他必须得到她；这一生中，他蹂躏过无数女人，但没有一个女人令他真正的动心过。她那比常人稍高而匀称无比的胴体，最令他心神动摇，也唯有她对他的胃口；总之，他要找到她，他少不了

她。

他拾夺启程，向衢州府急赶，要回转徽州府，打听华山紫凤的行踪。

距府城还有二十来里，刚转过一处河湾，前面出现了两个人影，一男一女。

“噢！是你们。”他脱口叫。

男的是金羽大鹏田克荣，女的是银琶三娘。金羽大鹏大喜，抢近说：“哈哈！是冷老弟，多久未见了，你好。”

两人扣肘一握，哈哈大笑。

银琶三娘上前含笑点头，媚笑道：“冷大侠，仙霞岭之行，得意么？”

“噢！你们认识？”金羽大鹏哑然问。

“不错，我们曾有一面之缘。”银剑白龙笑答。

“兄弟，你到仙霞岭有何贵干？”

“为了一些小事，总算办妥了。”

“兄弟，我有一件不太好的消息告诉你。”

“不太好的消息？克荣兄，你是否在危言耸听？我银剑白龙对不太好的消息最感兴趣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你可认识华山紫凤吴萼华？”

银剑白龙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“克荣兄，你看到她了？”

金羽大鹏心中一跳，但脸色如常，说：“不错，兄弟曾见过她一面。你是否与她有不共戴天之仇？”

“胡说！小过节，我正要找她，她在何处？”

金羽大鹏不直接回答，沉吟着说：“怪！不对？”

“怎样怪？又怎样不对？”

“如果是小过节，为何她口口声声要找你千刀万剐？”

“她是这样说么？”

“是的。真好笑，她却要我助她一臂之力哩！”

“你在何处碰上她的？”

“早几天在衢州府城无影掌家中，我不答应，她竟要我出卖朋友，可笑之至。不知怎地，她一把火将无影掌的宅院烧了个精光大吉。”

“她目下何在？快说，克荣兄。”银剑白龙焦急地问。

金羽大鹏看了他的神情，心中一栗，焦急中饱含关心，这并非纯粹的仇恨，其中定有隐情，正色道：“老弟，说实话，你和她是怎么回事？”

银剑白龙不疑有他，说：“小弟对她极为倾心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金羽大鹏大笑，又说：“不错！那妞儿……”

银剑白龙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凶狠地说：“克荣兄，不许你嘴上对她不敬。告诉你，她是我的，任何卑鄙的念头，你必须立即放弃，不然，休怪兄弟反脸无情。”

金羽大鹏脸色大变，急道：“老弟，有话好说，既然是你的，兄弟不打她的主意就是。天下女人多得是……”

“天下女人多，不错，但她却不许你转念头。”银剑白龙放了他，眼中寒芒暴射。

金羽大鹏倒抽一口凉气，心中悚然，心说：“看样子，这家伙定然狂热地爱上了华山紫凤，也许会为了那小贱人要了我的老命，哼！我得找机会灭口，或者先下手为强。”

但是他并未现于词色，吁出一口气说：“老弟，咱们何

必为了一个女人反脸叹气？兄弟用不着为了她而伤了和气，是么？”

银剑白龙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告诉你，为了她，我不惜与天下人为敌。告诉我，她目下在……”

银琶三娘突然发出一阵银铃似的轻笑，打断他的话。

“你笑什么？商姑娘。”银剑白龙寒着脸问。

“嘻嘻！我笑你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似乎在一相情愿哩。请问，你知道华山紫凤是否对你有意？徽州城的事，她恨你入骨。”

“不许你说。”

“好，不说。那么，你该知道她的心上人是谁了？”

银剑白龙阴森森一笑，说：“商姑娘，你说得不错，我该知道；但我已经将林君珂杀掉了，情敌已去，何所惧哉？为了她，我不惜做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事。”

银琶三娘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你撒谎，早些天我还亲见到林君珂。”

“不错，早些天你见过他，但你今后永远看不到他了。”

银琶三娘心中大痛，变色道：“你说得可真？”

“冷某不会骗你，他已被在下刺了四剑……”

“在那儿的事？”银琶三娘抢着问。

“仙霞岭东面丛山之中，那是三天前的事。”

银琶三娘疯了似的狂笑起来，笑完说：“你们是口盟兄弟，下毒手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。好吧！祝福你，你这不择手段的大英雄。告诉你，华山紫凤我倒看见，昨天我还看见

她出现在府城在各处客店走了一趟，午后出东门走向向东门至烂柯山小路。你要找她，也许大有希望。”

说完，扭头狂奔，一阵疯狂的笑声在她身后摇曳，渐渐去远。

两人相对愕然，金羽大鹏困惑地说：“这烂货，疯了。”

“哼！她不疯，她的心碎了。”银剑白龙冷冷地答。

“心碎了？”

“是的，她在暗恋林君珂。”

“呸！凭她，哼！怎配得上林君珂？”

“噢！你像是知道林君珂。”

“是的，他曾经在忤情谷救了我。”

银剑白龙脸色一沉，说：“他既然救了你，你是否会替他报仇？”

“兄弟不是傻蛋，会为那傻小子离间咱们兄弟的感情？哦！其实你用不着杀林君珂的。”

“为什么用不着？”

“华山紫凤同样恨林君珂入骨……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银剑白龙厉声问。

“我曾听她说过，老弟别多心。”金羽大鹏惶然答。

“我早知道，那是我用的好计。”

“你用的好计？”

“是的，我带她去看她不愿看的事，令她对林君珂灰心，由爱生恨，如此而已。好了，咱们该分手了。再提醒你一声，你如果动了华山紫凤一根汗毛，休怪兄弟心狠手辣，话说在前面，彼此该有谅解，再见。”

银剑白龙冷冷地说完，抱拳行礼走了。

金羽大鹏呆在那儿，半晌不能举步，他心中生寒，暗暗叫苦。

“哼！咱们走着瞧。”他冲银剑白龙的背影恨声叫，转身钉住他走向府城。

银剑白龙不顾惊世骇俗，大白天竟展开轻功如飞而去。

后面的金羽大鹏心中大惊，暗说：“这小子的轻功愈来愈精纯，功力比往昔又胜几分。天！明斗我吃他不消。”

银剑白龙穿出府城，直趋东溪折入至烂柯山小径。这条山路行人不多，即使有，也是些山村小民，再就是去逛烂柯山的骚人墨客。

其实烂柯山并没有可游之处，只有几处似是而非的石室，所以叫做石室山，也叫石桥山和空石山。

据说，在晋朝末年，有一位姓王名质的樵夫上山伐木，在石室山看到两个小童在下棋（一说是抚琴）。王质可能也是个棋迷，将斧头植于一旁，在旁坐观。这盘棋可能极为精彩，王质看得不想走，其中一个小童递给他一枚像枣核一般的奇果，让他果腹，肚中便不再感到饥饿。一局棋下完，童子指着他的斧柄说：“汝柯烂矣！”

这位王先生感到莫名其妙，他不但发现斧柄烂了，连他所要砍的树也烂了；下得山来，家中已人物全非。

天！他竟在山上呆了一百年之久。

石室山为何叫烂柯山，典故在此。

另一传说是王质听琴而非观棋，反正听也好，看也好，柯烂却是相同。这是当地的传说，谁也没有亲眼见过神仙和王先生，衢州府的人大概想闭观光区赚钱，所以捏造些神话

点缀点缀，不伤大雅，好事一件。

银剑白龙沿途向人询问，问他们可曾见到一个紫衣带剑的女人。不错，问对了，确是有这么一个岔眼女人出入山区，据说每一两天都出入一次云云。

可是到了烂柯山，村民说，紫衣女人还住在后山哩！后山一向是豺狼虎豹的天下，那女人可能是狐妖。

他不怕狐妖，一股劲往里闯。

他后面，躲躲闪闪跟着金羽大鹏田克荣。

更后面，到了一个知心的崔小妹崔碧瑶。

□□

□□

在东溪西左岸村落中，君珂病了三天三夜，高烧令他躯体内起了奇异的变化，经脉中千年师鱼至阴的精华起了突变，浑身奇经百脉真气滚转如潮，产生了奇迹，平添了无穷神力。

在高烧中，昏迷时断时续，每当昏迷退去，他便用胎息行功，获益非浅。

这三天中，他发现了银衣仙子美好的另一面，打动了他的心弦，爱意油然而生。可是，她并未能代替庄婉容在他心灵中的位置，天下间一个“缘”字，真是奥妙无穷。

第四天，他开始退烧，精神奋发，不但剑伤痊愈，更显得生气勃勃。

一早，他从亢奋中悠然醒来，只感到灵台清明，痛苦全消，吸入一口气，睁开了双目。

这是一间内房，设备简陋，一灯如豆，照亮了室中破败的陈设。他睡在一张大木床上，下面垫了一床尚算清洁的薄衾。

身旁，是睡熟了的银衣仙子。

她是在他四更时退烧之后，心中再也支持不住，躺在他身边的。

不远处，用木板架了一张床，床上睡着小春。这丫头也够累，也睡得极沉。

六月天山中气温不高但也用不着衾被，她们本是娇生惯养的人，在这硬木床上居然睡得极香甜，可见这些天她们确是够辛苦。

他转脸向身旁的银衣仙子看去，心潮起伏。她半倚在他枕畔，秀美的脸蛋红馥馥，呼吸深长眼圈儿有点发黑，睡得极熟。

她衣带散乱，皱得不像话，大概这三天中都未经换洗，在她体内先天所具有的肌香中，隐隐可嗅到些少汗味。

罗襟半解，白玉也似的半截酥胸呈现眼前。

由于精力充沛，他只感到一阵迷乱，徽州府小楼中那次奇异的激情感觉，突然像狂涛般向他袭击。

感觉中，她的呼吸似乎有一种奇异的，令他激动的力量，向他像磁石般吸引。

他的呼吸开始粗重，依稀中眼前一变，似乎她的秀颊在逐渐变化，渐渐变成了婉容。

□□

□□

在枕畔呢喃中，他告诉银衣仙子要找彭胜安的前因果，愚蠢得无可救药，可怕极了。

银衣仙子在心满意足之下，根本不在乎他是仇人的儿子，她认为上一代的仇恨，没有理由让下一代的人承当，这意念她曾对乃兄银剑白龙公然表示过，目下心愿得酬，她更